

林漢明（85 新亞生物）的研究項目「大豆回家」去年底獲國際科學權威期刊《自然遺傳學》選為封面故事發表。多年努力，終獲認同，我們在新亞書院紫霞樓細談這個他謙說的「起步點」。



林漢明

帶大豆回家 不怕路遙

問：有甚麼原因或動力驅使你專注研究優良的大豆品種？

答：大豆起源於中國，現在卻主要靠外國入口——我們並沒有好好利用原有的天然資源。科研應貫徹着「以人為本」的精神，為人民謀福祉，中國是個人口多、耕地少的國家，糧食問題十分逼切，而高食用蛋白、環境友善等都是大豆的特性，我嘗試研究大豆抗逆（抗鹽抗旱）基因，希望偏遠山區民眾能夠受惠。

問：生物科技有頗大爭議性。即使是植物，涉及基因改造也會涉及一些原則性的道德禁忌，對此你有甚麼看法？

答：作為科學家，我不會視基因為生命，故認為我們不必有任何罪咎感。從事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大都會關注到食物和環境安全的問題，即只重視研究出作物有沒有毒，對人體有沒有害，會引致過敏與否等問題，又或是基因轉變會否對環境有害，甚至導致其他作物不能生長等危機評估及處理的問題。事實上，科學界對此未達共識，可惜的是市場商業價值往往會凌駕於科研造福人類的終極目標，只着眼於經濟效益，而罔顧研究對人類福祉的真正價值。關於違背自然的批評，我認為

只要在相關產品或作物的標籤上清楚列明便已可以了。

問：你認為大學生活的體驗對你日後的研究工作有甚麼啟發？

答：80年代改革開放令內地風氣截然不同，大家都期望有更好的明天。適值我們又積極參與香港回歸討論，「我可以為國家做甚麼？」是我經常反思的問題。當年我了解到生物科技與電腦對國家同樣重要，因此我改變了最初當中學老師的想法。新亞精神中某些元素對我不同時期都會有影響，發展中有好一段時間，與新亞校歌中「手空空、無一物、路遙遙、無止境」的情況十分脛合。

問：你認為「新亞人」有甚麼特質？

答：新亞人對自己的特質或有不同的理解，大可各自表述，不過，我們都頗為我們能在困境中掙扎和奮鬥的特質而自豪。也許，這都是歸因於儒家的人本思想吧！每念到新亞諸位先生當年在教育方面投放的心力、精神和時間，「把他們的精神承傳下去」這潛意識自然便會「跳出來」。

問：作為紫霞樓舍監，你怎樣看今天「新亞精神」的傳承？

答：教育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，要有人、有心去投入才會看到成果。當日我知道書院招聘舍監，得到家人的支持後，我並不介意「日間教師身份下班後，舍監的身份又要上班。」因我相信教育，以我和太太這個師兄師姐的特殊身份，透過沙龍、環保小組等不同活動，發揮宿舍獨特的空間，引導同學在宿舍生活中實踐這類非形式教育，總會對某些人產生作用。

問：有甚麼原因促使你重返母校服務？

答：當年在美國，我選擇於博士後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學，美國跨國公司孟山都（Monsanto）曾予我很優厚的條件。不過，當我反問自己：「我為何要留學美國？」的時候，答案不言而喻，就是為母校服務。

問：請你分享一件與母校有關的難忘事件。

答：我既是校友，也是中大同學的老師，我會特別關注中大同學的表現。記得去年底的畢業典禮，當天天氣很冷，老師齊集台上擬與同學一起分享畢業的喜悅，一同見證一個求學階段圓滿的段落。可惜，拍合照時，同學僅三、五成群、零星落索的，並不尊重這個莊嚴而有意義的場合，令作為老師的我有頗大的感慨。



林漢明校友在黃土高原上考察大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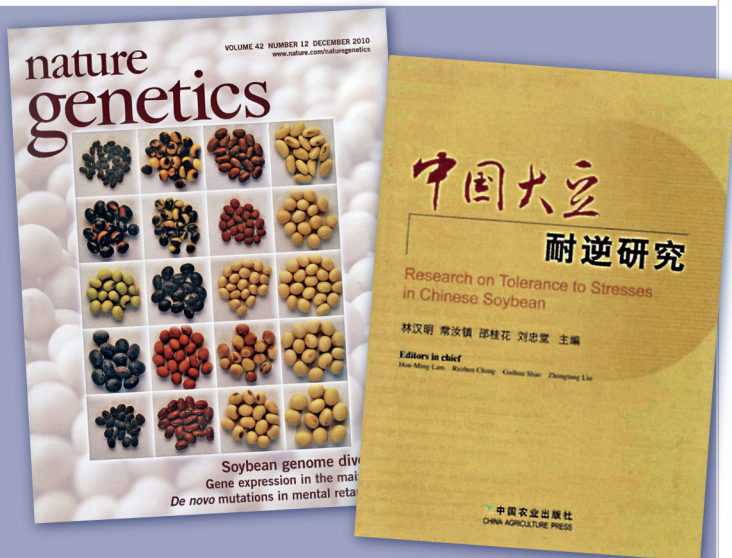
問：工作中，你最大的滿足感是甚麼？

答：最大的滿足感還是來自教育，來自同學有明顯的轉變。多年前有位本科生，情緒智商不高，並不太受同學歡迎，我私下與他傾談，勸他留意自己的舉止態度，也留意別人的觀感。其後，他戲劇性地獲海外著名大學取錄，繼續進修，都源於他願意作出改變，這實在令我欣慰。

後記

漸行漸遠漸荒僻

林漢明在美國唸博士學位時，原本研究微生物，但他卻希望為中國農業作一番貢獻，因此選擇研究大豆耐鹽抗旱的特性。不過，從訪問中，我們感受到他那風趣而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處世態度，與他在學術上的堅持與特立獨行的作風，可謂大異其趣。要選擇研究一個全新的學術課題，便要「從零開始」，但林漢明卻不甘被框框所限，捨易取難，毅然選擇一條較艱苦的學術路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，不惜衣帶漸寬，為的就是要圓貢獻中國農業之夢，單是這份胸襟與堅持，便不得不令人衷心敬佩他的選擇與堅持。



（左圖）：林校友的「大豆回家」研究項目獲國際權威期刊《自然遺傳學》選為2010年12月號的封面故事；（右圖）：中國農業出版社為林校友出版的《中國大豆耐逆研究》一書封面。